

清詩話

民國五年十月出版

清  
詩  
話

總發行所上海文明書局

清詩話序

余友丁君仲祐。既錄蕭梁以來論詩之書。彙爲叢刻。復輯清詩話四十  
三種。徵序于余。余惟詩話之作。唐以前無之。而唐以前之詩。莫不近古。  
自詩話雜然並出。異論朋興。學者惑焉。清代諸詩話。尤喜標榜近昵。擗  
摭古先。或章句而詆之。或單辭而稱之。或則妄爲格律以詔後人。或則  
別闢蹊徑自矜獨得。其究也。設辨愈多。去古愈遠。丁君是編。黜隨園。甌  
北諸家不錄。時賢所作。概從屏棄。探風雅之淵源。正樂歌於韶武。學者  
家置一編。審觀塗徑。於以上規蘇李。下撫白陸。蓋不必侈言李杜。而學  
詩之道。思過半矣。道咸間。洪洞王軒氏著聲調四譜。比附精詳。足補趙  
秋谷氏之所未備。山陽潘德輿氏有養一齋詩話。李杜詩話。持論甚正。  
蓋矯正隨園之作。二書繁重。不具載。非丁君削之也。  
丙辰五月初十日儀徵嚴偉

清詩話目錄 以付印先後爲次

薑齋詩話

王夫之著

答萬季埜詩問

吳喬著

鈍吟雜錄

馮班著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張泰來著

梅村詩話

吳偉業著

寒廳詩話

顧嗣立著

茗香詩論

宋大樽著

律詩定體

王士禎著

然鐙記聞

何世璠述

師友詩傳錄

王士禎答

師友詩傳續錄

王士禎答

漁洋詩話

王士禎著

古詩平仄論

翁方綱小石  
帆亭著錄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

翁方綱小石  
帆亭著錄

五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小石  
帆亭著錄

七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小石  
帆亭著錄

七言詩三昧舉隅

翁方綱小石  
帆亭著錄

談龍錄

趙執信著

聲調譜

趙執信著

聲調譜拾遺

翟 翬編

蠺齋詩話

施閏章著

漫堂說詩

宋 榮著

而庵詩話

徐 增著

詩學纂聞

汪師韓著

蓮坡詩話

查爲仁著

說詩晬語

沈德潛著

原詩

葉 燮著

全唐詩話續編

孫 濤輯

一瓢詩話

薛 雪著

拜經樓詩話

吳 騫輯

唐音審體

錢木菴著

遼詩話

周 春輯

秋窗隨筆

馬 位著

野鴻詩的

黃子雲著

履園譚詩

錢 泳輯

說詩管蒯

吳雷發著

秋星閣詩話

李 沂著

貞一齋詩說

李重華著

漢詩總說

費錫璜著

山靜居詩話

方 薰著

峴傭說詩

闕 名

消寒詩話

秦朝鈞著

續詩品

袁枚著

補歷代詩話續編一種

揮麈詩話

王兆雲撰



臺齋詩話卷上

衡陽王夫之譔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王仲淹氏之續經見廢於先儒舊矣。續而僭者七制之詔策也。仲淹不任刪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聖人之刑書也。平桓之天子。齊晉之諸侯。荆吳徐越之僭僞。其視六代十六國相去無幾。事不必廢也。而詩亦如之。衛宣陳靈下逮乎漆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于采風之旨邪。故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于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洄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宜。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隨舉兩端。可通三隅。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



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卽爲冰鑑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繇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井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卽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章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

喪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於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不驚飛。而尙聞其喈喈。六師在道。雖曰勿擾。采蘩之婦。亦何事暴面于三軍之側邪。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鳥鳴之和。皆爲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極至者也。

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矣。此之謂大音希聲。希聲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

於章左丞亦嘗知此乎。

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黶黶。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熏天之句。寫除夜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逮遠矣。花迎劍佩四字。差爲曉色朦朧傳神。而又云星初落。則痕迹露盡。益歎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當沃若。固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灼灼其華。有贊其實。乃窮物理。夭夭者。桃之穉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蠹結。花不榮。葉不盛。實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有加耳。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俗筆必于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

句絕而語不絕。韻變而意不變。此詩家必不容昧之幾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者。玄鳥降也。句可絕而語未終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

害否歸寧父母意相承而韻移也。盡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氣絕神散如斷蛇剖瓜矣。近有吳中顧夢麟者以帖括塾師之識說詩遇轉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子學詩其弊必至於此。

知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圓中者也。

賜名大國號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而弗刪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久矣。魯頌魯風也。商頌宋風也。以其用天子之禮樂故仍其名曰頌。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無慙侈心形焉。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與饒吹白紵同其管急絃繁之度。雜霸之風也。鮑昭李白曹鄴以之。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三語與上一

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開蜀北門。上皇車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用之。蓋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卜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用複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顧用之以駘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取材。

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爲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相爲融浹。當知倬彼雲漢。頌作人者。增其輝光。憂旱甚者。益其炎赫。無適而無不適也。唐末人不能及此。爲玉合底蓋之說。孟郊溫庭筠分爲二壘。天與物。其能爲爾鬪分乎。



薑齋詩話卷下

衡陽王夫之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興觀羣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羣。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髣髴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搏合成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

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續中求活計也。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礫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爲主。勢次之。勢者意

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爲能取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天矯連蜷。煙雲繚繞。乃真龍。非畫龍也。

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卽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卽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比爲賓。以賦爲主。以反爲賓。以正爲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賓。賓無非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



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得主矣。尙有痕迹。花迎劍佩星初落。則賓主歷然鎔合一片。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卽極寫大景。如陰晴衆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踰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樓所得目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云所演何齣乎。前有齊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繼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詩乃成耳。若杜陵長篇有歷數月日事者。合爲一章。大雅有此體。後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爲然。要以從旁追敘。非言情之章也。爲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宜爾。

古詩無定體。似可任筆爲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桀。故李于鱗謂唐無五古詩。言亦近是。無卽不無。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謂桀者。意不枝。詞不蕩。曲折而無痕。戍削而不競之謂。若于鱗所云無古詩。又唯無其形。埒字句與其粗豪之氣耳。不爾。則子房未虎嘯。及玉華宮二

詩乃李杜集中霸氣滅盡和平溫厚之意者。何以獨入其選中。

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雙轉。自三百篇以至庾鮑七言。皆不待鈎鎖。自然蟬連不絕。此法可通於時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換氣。近有顧夢麟者。作詩經塾講。以轉韻立界限。劃斷意旨。劣經生桎梏古人。可惡孰甚焉。晉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長篇。拆開可作數絕句者。皆蠹蟲相續成一青蛇之陋習也。

以神理相取。在遠近之間。纔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飄忽去。如物在人亡。無見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魴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饒他有理。終是於河魴沒交涉。青青河畔草。與綿綿思遠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卽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